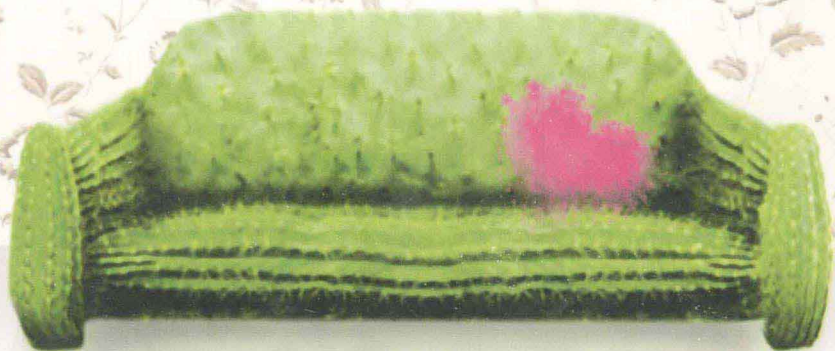


婚姻遇刺

秦岭（汉代蜜瓜）著



被誉为海外华语文坛**婚恋第一女作家**的[倾情之作]

新浪原创最受关注与争议的婚恋小说

全职太太的婚姻瓶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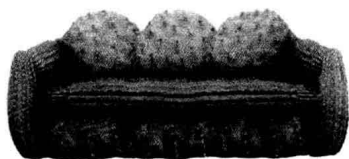
选择“情感放逐”还是“忍耐与背叛的报复”？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婚姻遇刺

秦岭(汉代蜜瓜)著

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婚姻遇刺/秦岭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
2013. 6

ISBN 978-7-5104-3754-0

I. ①婚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52172 号

婚姻遇刺

作 者: 秦岭

责任编辑: 黄倩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 (10)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数: 320 千字 印张: 17.25

版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3754-0

定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目 录

CONTENTS

1. 陆风荷要休整 / 001
2. 陆风荷做了全职太太 / 003
3. 老公的心绞痛 / 005
4. 太太团 / 007
5. 俞芳的故事 / 011
6. 婆媳过招 / 015
7. 婆媳再过招 / 019
8. 翻身农奴得解放 / 022
9. 风荷要做媒婆 / 026
10. 相亲 / 030
11. 初战告捷 / 034
12. 去刘铮家上摄影课 / 037
13. 太太团要扶贫 / 041
14. 风荷去扶贫 / 045
15. 亲历贫困 / 050
16. 一个想法的萌芽 / 054
17. 小别胜新婚 / 057
18. 实施扶贫计划 / 061
19. 窈窕淑女俞芳 / 065
20. 老牌绅士彭先生 / 069
21. 车后座的耳钉 / 073
22. 小资刘铮醉了 / 077
23. 刘铮青梅竹马的爱情 / 081
24. 扶贫摄影展 / 085
25. 东窗事发 / 089
26. 失足之夜 / 093
27. 陷落 / 097
28. 失踪 / 101
29. 手机走铃 / 105
30. 孙逢秋约见林清源 / 109
31. 她们还是铁三角吗? / 113
32. 兜风 / 117
33. 小寐 / 121
34. 爱多一次痛多一次 / 125
35. 买醉 / 129
36. 排屋 / 132
37. 表妹小青来了 / 137
38. 重新找到的幸福 / 141
39. 靠摄影赚的第一笔钱 / 145
40. 银星总裁郑义成 / 150
41. 程无为的转变 / 154
42. 那根刺扎了出来 / 158

- 43.风荷的一夜情 / 162
- 44.吻别 / 167
- 45.分居 / 171
- 46.纤纤的歉意 / 175
- 47.圣诞之夜 / 179
- 48.风荷父母的态度 / 183
- 49.传说中的情人 / 187
- 50.提案 / 191
- 51.撤案 / 195
- 52.第一次争执 / 200
- 53.她真的人老珠黄? / 204
- 54.银星年会与八卦 / 208
- 55.他再次请她回去 / 212
- 56.八卦新闻 / 216
- 57.新年大吉 / 220
- 58.如果失去是苦 / 225
- 59.肉松酱菜鸡汤面 / 229
- 60.八卦又起 / 233
- 61.第二次争执 / 236
- 62.一出好戏 / 240
- 63.公开的和私下的 / 244
- 64.晚宴与晨呕 / 249
- 65.为什么没有失忆 / 253
- 66.婚姻的条款 / 257
- 67.结局之一：陆风荷 / 261
- 68.结局之二：程无为 / 267

1. 陆风荷要休整

上海。周日，近中午。

陆风荷一边准备早饭，一边对丈夫程无为说：“老公，我好累啊！你现在不需要老婆赚钱养家了吧？”

说话间，他们不到三岁的女儿阿柔拖着玩具在各个房间跑来跑去。程无为在卫生间洗漱，一嘴的牙膏泡沫。

说起程无为，虽然老家在北方某省的一个小县城，但是人家的名字却是当地的一个老学究给起的。程无为的大哥，叫程三省，这“省”不是“东北三省”的“省”字，而是念“醒”，出自儒家，“君子三省其身”的意思；而弟弟程无为的名字出自道家，自然是“无为”即“有为”的意思。

他的老婆陆风荷，爸爸是山东人，妈妈是上海人，她和姐姐都出生于杭州，姐姐名字叫陆南屏，出于“南屏晚钟”之典；她的名字，当然来自于“曲院风荷”。杭州盛产美女，陆风荷人前人后，常常自我标榜是杭州美女。

风荷招呼阿柔把玩具放回自己房间，领她到厨房洗手。

程无为拿着报纸坐在餐桌前，一边吃饭一边读报一边漫不经心地问：“怎么啦？每周做一顿早饭就叫累了？”

星期天该他家的小保姆春燕休息，一大早已经出去访亲问友。

风荷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连一顿饭都不做！”

程无为脸上露出无耻的笑容：“男人嘛，总是比较辛苦的。比如昨天晚上，默默耕耘不叫苦不叫累的是谁？”他把脸向老婆凑过去，诡异地重复，“是谁？是谁？”

啪的一声，风荷拍他的脑袋：“你不要毒害儿童！跟你说正经的！”

程无为坐直身子，警惕地看着老婆，说：“我听着。”

风荷把抹好巧克力酱的面包递给阿柔，说：“你看我生了阿柔以后胖成这样，一直也没恢复。以前没办法，生活所迫。现在公司走上正轨，用不着我这样呕心沥血地守着。我也不喜欢那些应酬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家里不等着我那点米下锅，不如我休整一下，锻炼锻炼身体，减减肥，顺便干干自己喜欢的事情。”

程无为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减肥最好的办法是增加运动量，比如，每晚趴着把全屋地板

擦一圈，又比如，多做做床上运动——”

他完全欺负阿柔年幼无知，听不懂他的话多么恶俗。风荷忍无可忍，大叫一声：“程无为！！”

对方连忙举手投降：“好吧好吧，说说什么是你喜欢的事情。”

风荷看到阿柔已经不声不响地把一片面包吃完，问她还要不要。阿柔点点头，风荷又帮她抹了一片，一边说：“比如摄影啦，瑜伽啦。”

程无为笑起来：“你喜欢摄影我不奇怪——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你就喜欢。那个时候大家都没钱，没条件玩。怎么喜欢起瑜伽来了？难道你现在还想练成用腿夹头的绝技不成？只怕困难些。而且，不是我打击你，你能保证你能玩出个摄影家？”

风荷念大学时，是校女篮队队员。她个头并不太高，但是身材绝对是黄金分割的比例。两腿修长结实，弹跳力尤其好，在南方女孩子里面完全是个异数。牛仔裤穿在身上，显示出来的是一种挺拔和力量。这也是当年程无为为之折腰的一个原因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无人之处，程无为总喜欢拍风荷的屁股，感受一下那紧绷的肌肉给他带来的那种结实的反弹力。

除此以外，风荷还是校运动会女子1500米长跑冠军。

还有，如果不是程无为连哄带骗地拦着，她差点拜了一个河南籍的学长学习少林武功。用程无为的话来说，那个河南籍的学长，根本就是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”。

但是生了阿柔之后，风荷暴涨了二十斤，原来的牛仔裤是穿不进去了。

风荷知道老公的意思，接口说：“我哪里指望成名成家？我不过是做累了，休整一下，顺便圆圆当年的梦而已——我真的很累，再干下去会死的。”

“你愿意休整就休整吧，到时候可别跟我抱怨闷啊！”程无为仰天长叹，“还是做女人好啊，女人做累了可以回家做全职太太，我们男人累了跟谁叫去？”

风荷高兴地走到程无为身后，搂住他的脖子说：“老公你太好了！我好爱你啊！以后如果你累了，我回公司替你顶着，你回家做全职先生好了。”

阿柔从牛奶碗里抬起头，嘴上带着一道道巧克力酱和牛奶沫抗议道：“妈妈！你不要抱爸爸！爸爸坏！你不要爱爸爸，你要爱阿柔！”

夫妻两个都笑了。程无为一把把阿柔拎过去抱住，一边亲一边骂：“你个小没良心的！谁给你买玩具的？谁带你去公园玩的？”

风荷起身收拾碗筷，擦桌子洗碗。

“那董事会的会议怎么办？”程无为忽然想起来问。

风荷沉吟片刻，说：“开会的时候我还去。看看吧，如果不行，我把表决权交给你好了。”

程无为沉默片刻，忽然痛心疾首地说：“老婆，你真要把养家的重担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啊？你好狠的心啊……”

2. 陆风荷做了全职太太

风荷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交接工作，带新人。她主管销售和财务，本来就有个副手，也是女的，叫李菁。如今把李菁提上来，倒也熟门熟路，所以交接办得异常顺利。

孙逢秋，公司的副董事长，也是程无为的大学同学，开玩笑说：“女侠真的要金盆洗手，退隐江湖？你不怕无为背着你搞小动作？”

他们三个当年是白手起家，号称三剑客。选董事长的时候孙逢秋说：“还用选吗？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的事情吗？”

董事会中七个人，两人是实权人物，不出资白送的股份；两个出资人是亲友，不参加管理，他们三个人二比一，程无为是自然而然的董事长。

风荷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笑：“我们家无为最老实了，我是百分百地信任他。倒是你，老让我操心！”

孙逢秋怪叫：“这是从何说起？陆侠女老公在侧，怎么倒操心别的男人？这是很容易让人误会的……”

风荷白了他一眼：“还说！我们阿柔都快三岁了，你还孤家寡人一个！我不操心你谁操心你啊？谁叫我是你嫂子呢？你放心，我收山之后，把你的事情当作头等大事来办，一定给你这匹野马找一根厉害的皮鞭。”

孙逢秋抱头冲程无为叫唤：“你看看你老婆，简直数年如一日令人发指！说起来比我还小两岁，口口声声非要吃我豆腐，哭着喊着非要做我嫂子。我怕了你了还不行？”

大家笑起来。

风荷最后在公司里保留的待遇跟其他不参与公司管理的董事一样，公司买的各种人寿和大病保险继续由公司缴纳，过节费照发，每月一千元的车马费自动打入银行账户。

接下来风荷的生活比上班还忙。她报名参加了某大学跟摄影协会合办的艺术摄影班，日班夜班任选。风荷选的是每周一、四的日班。每周二、五则去健身俱乐部健身、做瑜

伽，做完在俱乐部洗澡，吃营养师配的减肥午餐。

瑜伽班因为也是日班，参加者无一例外都是全职太太。所以吃完饭后大多结伴再去做美容或者逛街。有时候会相约周三打打网球、游游泳。风荷还在网上开了个博客，叫“全职太太的幸福生活”，把自己拍的习作，或者大家一起玩的时候自告奋勇担任摄影师所拍的照片放上去。闲着也是闲着，同班的太太们大多数上去捧场，点击率虽然没法跟名博比，倒也还热热闹闹的。

有一日程无为晚上应酬回来，看见风荷点灯熬油地在上传照片，忍不住说：“你现在比我还忙。你整天都在忙些啥啊？简直是不务正业！有空教教孩子不好？可怜阿柔，妈妈上班是保姆带，妈妈做了全职太太，还是保姆带！”

风荷白了他一眼：“要不是陪她玩，我能干到这会儿还没弄好？”

程无为说：“别光跟她傻玩啊！你为什么不教她认字，背背唐诗？你看老钱的孩子，简直神童一样——”

风荷忍无可忍，打断老公的唠叨说：“程无为，你有病啊？你女儿现在三岁还不到，幼儿园都没资格进，你要教她认字？孩子交给我就要用我的教育理念来带，要不你自己带！”

程无为仗着酒意，话赶话地反问：“你的教育理念是什么？让孩子做个小白痴？”

风荷说：“这么点的孩子，就是玩！玩得开心玩得高兴，尤其是跟小朋友玩！我每天回来都带她到街心花园去跟小朋友挖沙子，你当然看不到！”

程无为不屑地说：“你别把我女儿养成乡下野孩子！”

风荷气结地说：“你们学工的真没文化！程无为我鄙视你！你能不能静下你那颗无知烦躁的心，好好读几本儿童教育的书？”

程无为“切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我没文化还能读到硕士？你有文化怎么没见你做女博士啊？你也不过是个小本科生，居然敢说我没文化。”

风荷欲哭无泪，头一次体会了什么叫鸡同鸭讲。

把电脑关了上床睡觉。程无为洗了澡，挨着老婆躺下，伸手搂住老婆。他就有这么个本事，前一分钟把老婆惹得暴跳，后一分钟忘得一干二净。

风荷一把甩开他的胳膊，把被子卷起来。程无为力气大，又拉开钻进去，在老婆身上上下其手。

风荷不理他。他忽然哎呦一声说：“老婆，你好像瘦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真的啊！好像肉松了。”

“说你没文化你还不服。”风荷在被窝里踢他一脚，“那不是肉松，是皮松！脂肪细胞长出来后就不会消失，只会瘪下去，所以会松——我减掉六斤呢！”

“老婆你好棒啊！财务部的小张天天叫着减肥，越减越肥。你这么短时间就减了六斤！”

如果这时候是拍电影，镜头向陆风荷推近，来一个大特写，那我们一定能看见一张得意洋洋的脸。

程无为从后面抱住老婆，甜言蜜语地说：“老婆，明天我上班前到菜市场那里绕一圈，去看看六斤猪肉到底是多少。”

只听哎呦一声，程无为感觉自己的大腿根部传来一种类似被螃蟹的大钳夹住的剧痛。

3. 老公的心绞痛

风荷跟摄影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大三。那时候一个时装公司为他们第一批上市的服装拍宣传照。请来的专业摄影师推荐了一位专业挂历模特。公司的老总与该模特见了面之后，直直地问内销部经理：“你们从哪里找来这么个庸脂俗粉？”

内销部经理挠挠头：“是摄影师推荐的，不好驳人家的面子。”

总经理说：“你们再去找。那个人，你们拍的时候可以一起拍，至于用不用，到时候再说。”

内销部经理回自己的母校找学生会，学生会推荐了校业余时装表演队。风荷的同学是时装表演队的，她跟着去看热闹，结果被一眼看中。

那是个休闲系列，面料为棉麻，本色或者茶色。风荷加上挂历模特一共四人，在郊区的农田边，以金黄的油菜花为背景，谋杀了胶卷无数。衣服一套一套地换，抵死地过了一把瘾。

也就是那一次，风荷才知道，摄影原来可以这么讲究，拍出来的照片可以这么漂亮。她为自己当初没有加入校摄影协会吐了两夜血，肠子几乎悔青。

最终该公司只用了她们三个同学的照片。她们每人得到若干酬劳外，还分得全套选出来的照片。她们拉着自己的同学去逛淮海路，特意走进那家店，虽然里面的衣服不是她们能买得起的。

同学们无一例外地惊呼：“哇，风荷！那不是你吗？真漂亮啊！”

“嘿嘿，嘿嘿。”风荷一边得意，一边鄙视自己的虚荣。

从此，摄影就成了风荷心中的一个梦。

如今她来了，她来圆这个梦来了。

当她兴冲冲把家里的傻瓜数码相机揣在包里，冲进摄影班的时候，这已经是摄影班的第三节课了。老师正站在讲台上，拿着几张照片一一讲解。风荷听得云山雾罩，不知所云。

课间休息，老师踱过来，给她稍稍补课，拿着相机给她介绍基本结构和功用——速度，光圈，滤光镜，闪光灯。风荷吓得傻瓜相机没敢拿出来。

老师名叫刘铮，新闻系讲师，本市摄影家协会会员。据邻座讲，该人第一节自我介绍的时候说：“我叫刘铮，铮铮铁骨的铮。”

全班大乐。因为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“铮铮铁骨”的样子。他是个典型的江南书生，细皮嫩肉，说起话来缓慢温柔。

下课后，风荷请他帮忙陪自己去买相机。刘铮建议说，如果经济条件许可，不如买数码相机，可以直接看拍摄效果，不好的话就直接删除，好的话再上传到电脑或者网络保存，也可以打印。

到了百货公司，刘铮不厌其烦，一款一款帮她试，陶醉的神情让风荷觉得他不是来试相机的，而是来过瘾的。终于在售货员快失去耐心的时候，刘铮选中一款佳能中焦变距数码相机。风荷执着机身，对准刘铮，调节光圈，看着刘铮越来越清晰，背景越来越模糊，仿佛看见当年风华正茂的自己站在那炫目的金黄的油菜花前面。

她已经触到梦的边缘。她对售货员说：“就这个了。”付款的时候眉头都没皱一下。

刘铮呵呵地笑：“你很有钱啊。”

她刷的是程无为信用卡的副卡，是她辞职后办的。当时她可怜巴巴地说：“老公，从此我全靠你了。”

说得银行的办事员莞尔一笑。

风荷请刘铮吃饭。一边吃，刘铮一边教她怎么拍摄，怎么浏览，怎么删除。吃完饭风荷一个人跑到公园，对着花草树木桌椅板凳一阵狂拍。

晚上程无为回家，刚开门，就被闪光灯一闪，风荷拿着阿柔的玩具话筒，扬声问：“程先生，请问贵公司未来十年的规划是什么？”

程无为哭笑不得，放下皮包坐在沙发上，定神看清楚风荷手里的相机，不由惨叫一

声：“你，你，你这个女人！这相机多少钱？”

风荷嘿嘿一笑，说：“等到月底账单寄到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。现在你帮我把软件装上，我要上传照片。”

风荷是个电脑盲，只会用不会装。

某同志就这样被风荷押着，一边装软件，一边嘟嘟囔囔地说：“我们家不是有个数码相机吗？”

风荷大方地说：“那是傻瓜机，以后归你和阿柔专用了。我现在是专业人士，自然要好马配好鞍。”

程无为哭丧着脸说：“少奶奶，你休整头一个月，就减肥不吃饭，成箱成箱地吃水果。你一个大耗子，阿柔一个小耗子，这么啃啊啃啊，总有一天要把我啃破产。如今再加上这个照相机，够多少箱水果啊！”

风荷撇嘴说：“鄙视你！一个是你老婆，一个是你女儿，要吃也没吃到外人的肚子里去。”

程无为一边弄电脑，转头对风荷说：“你说说吧，月底的账单还会有什么项目？好让我可怜的心脏提早做准备。”

风荷无辜地说：“没什么大的了，也就是瑜伽服、瑜伽垫、瑜伽鞋、网球拍、网球鞋——对了，为了经久耐穿，网球鞋我买的是锐步。为了方便携带，我还买了个大运动袋，也是锐步的。”

程无为摇摇晃晃站起来，脸色发白。

风荷接着说：“对了，还有健身俱乐部一年的会费。摄影班的学费是用现金交的——学校真是老土，居然不收信用卡，所以摄影班的学费不会出现在你信用卡的账单上。”

程无为扑通一声倒在卧室的床上，呻吟着：“我可怜的心脏啊！老婆，你还是上班去吧。”

4. 太太团

程无为和陆风荷当年是在大学里认识的，程无为学化学，陆风荷学工商管理，风荷比程无为低一级。程无为是北方人，长得高高大大，脾气性格很阳光，有些幽默感。风荷爸爸是山东人，脾气有些四海，所以她既有山东人的大大咧咧，满不在乎，又有上海人的婉

约和分寸感，两个人在一起倒相得益彰，珠联璧合。只是有时候程无为有些唠叨婆妈，但是比起上海男人来，还是要好很多，所以风荷并不介意，最多左耳进右耳出，你说你的，我做我的。

比如对于他们女儿阿柔的教育问题，两个人的态度天差地别。程无为总想着要把女儿教育成名门闺秀式的公主小姐，当然最好还要上哈佛、牛津等名校，总是督促风荷教孩子认字、说英语、背诗歌，甚至送去学钢琴；而风荷思想非常西化，认为小孩子的童年就要快乐，玩好就行，至于认字读诗什么的，到了上学的年龄自然而然就会了。他们上街，程无为的眼睛盯着蓬蓬裙、白袜红皮鞋，风荷总看萝卜裤、跑鞋和宽松的汗衫，认为这样才能无拘无束地蹦蹦跳跳。程无为什么好吃，什么阿柔喜欢吃就往她面前放；风荷每样一筷子，必须吃下去，否则就饿她一顿，还不给零食吃。天冷了，程无为怕女儿受冻，拼命给阿柔穿衣服；他在前面穿，风荷在后面脱。

有一天程无为忍无可忍，大吼一声：“你怎么跟后妈一样？”

他老婆送给他一个严重鄙视的表情：“程无为你太文盲了你！你这种教育方式是极端落后的、愚昧的，不符合历史浩浩荡荡潮流的——”

程无为气结：“历史浩浩荡荡的潮流就是法西斯，就是虐待儿童？你自己穿得严严实实，给她穿这么一点，你，你是何居心？！”

风荷有理有据有节地反击：“这还少？日本儿童冬天穿短裤呢！”她转头问女儿，“阿柔，你冷不冷？”

风荷老家有句俗语叫做“小孩腚上三把火”，阿柔当下很响地说：“不冷！”

风荷得意地盯着老公，程无为缴械投降。

小样儿，还跟我斗，你嫩点儿！

这次风荷回家做全职太太，程无为无可无不可。他的意思，如果你真的要回家，虽然不说要你下厨做饭——陆风荷对“买炭烧”深恶痛绝，结婚前他们要么吃饭店，要么是程无为做饭——但是她至少一半的精力花在业余爱好上，一半的精力要花在孩子的教育上。教育要从娃娃抓起，现在都是一家一个，总不能让自己的女儿输在起跑线上。

风荷倒也真的在阿柔身上花了一番功夫。什么功夫呢？她下了课就把阿柔带到下面的花园里，陪她一起挖沙坑，玩小单杠，鼓励她从高台上往下跳。有一天程无为回来取东西，看见自己的女儿两腿搭在小单杠上，头朝下，肚皮露出一大截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

他，他放弃！他认输！他对他老婆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“全职太太的幸福生活”博客上，出现了一篇文章《老公的心绞痛》。风荷把程无为

因为家中花费过巨而出现赤字后的表现写得活灵活现，并配了一张照片，程无为倒在床上的孤单背影。

瑜伽班的那帮太太十分捧场，立刻上去跟帖。其中一个网名叫“我是妖精我怕谁”的留言道：“女人！花家里的钱，让老公心疼去吧！”

另一个叫“为什么伤心的总是我”留言说：“我也是经过那么多年才知道，钱花掉才是自己的，不花都是别人的。”

那位“我是妖精我怕谁”，芳名王琪，当年做会展，因为怀孕反应太厉害才辞职回家做全职太太的，生完后一直没出去工作。老公跟她同姓，做玩具出口生意，不需要她赚钱养家，看她喜欢在家里待着，也就随她。她跟父母住得近，儿子由父母帮着带。平常二人世界，周末把儿子接回来，小日子过得优哉游哉。空闲时间颇多，健身之余，喜欢写文章，也有一博客，叫“城市传说”，还跟风荷互相加了友情链接。

所谓“城市传说”，顾名思义是专门写各种各样听来的故事，全是短小精悍的爱情婚姻的鸡毛蒜皮。这种故事写得多了，凑成几个中长篇的爱情小说，发在国内的某文学网站上，自有一帮朋友去捧场。她笔下的小说，悲剧居多，喜剧鲜少，读之前要准备一盒纸巾备用。

王琪热心肠，自来熟，朋友多，听来的故事也多，已经把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，姐姐妹妹同学朋友，全都改头换面地出卖了。见到风荷就双眼发光地扑上去，直直地请求：“把你当年的恋爱故事告诉我。”恨不得马上把她架到床上，操刀解剖后打包出卖。

据风荷了解，她还真有一本长篇被出版商看中，即将出版。亲朋的辛酸血泪就这样被她变成白花花的银子，装进自己的腰包。风荷能够想象她夜半偷偷数钱时所发出的奸笑。

一日做完瑜伽，王琪拉住风荷说：“今天别吃减肥餐了，俞姐姐请大家吃饭，去陆家嘴吃韩国餐。”

俞姐姐就是俞芳，是瑜伽班年纪最大的学员，已经四十八。据说这个班是刚刚上大学的女儿替她报的。

一群人浩浩荡荡打车去陆家嘴，进了东方明珠下的韩国餐馆。风荷跟王琪坐一辆车，好奇地问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俞姐姐为什么请客？”

王琪嘿嘿两声，答非所问：“你知道在你博客里留言的‘为什么伤心的总是我’，是谁？”

风荷很聪明地回答：“莫非是俞姐？”

王琪打个响指：“回答正确，加十分！”接着说，“现在你什么也别问，等找机会我

给你讲讲她的故事——我也是刚刚才搞清楚。”

风荷笑道：“莫非又是‘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’？”

王琪又嘿嘿一声：“回答正确，再加十分。”

吃饭的时候风荷才近距离仔细打量俞芳。俞芳人过中年，体型略显发胖。皮肤微黑，脸上黄褐斑严重泛滥，皮肤不太有光泽。五官说不上漂亮，但也说不上丑，年轻的时候想必也是典型的江南女孩的清秀——只是长期的生活磨砺，加上文化水平不高，使她显得有些粗糙。头发倒是新修的发型，还挑染了红色，想必出自女儿的主意。身上的衣服是真丝衬衫加全毛A字裙，完全掩盖了粗粗的小腿。

风荷听到她说：“说起来，我来练这个瑜伽，还是我女儿的主意。她在学校里跟同学一起练过，告诉我老好的。”上海式普通话，说得不算流利。

王琪插口说：“俞姐，你的发型很好看啊。衣服也很考究，搭配得很精致。”王琪一张巧嘴，能把人夸得心花怒放而不着痕迹。

俞芳得意地说：“这头发也是我家囡囡带我做的，衣服是她带我去买的，裙子是定做的。说实话，现在满世界的衣服都是给小姑娘穿的，我们这种年纪的人买衣服真难。”

旁边有人问：“你们女儿学什么的？好有眼光。”这是一个迁居上海的外地人。

俞芳满脸都是骄傲：“她在东华大学学服装设计。”

风荷笑着奉承：“怪不得这么懂搭配，原来是学艺术的。”

“是啊，我家囡囡从小就喜欢画画。”一提起女儿，俞芳滔滔不绝，“阿拉囡全是我一手带大，伊拉爹爹一点心都没操。那个辰光阿拉又上班又做家务，还要骑车带她去上绘画班，苦也苦煞脱。现在总算是熬出来了，上了大学，对我也孝顺。”

这顿饭就成了未来时装设计师的成长报告，无非是这个未来的设计师从小多么有艺术细胞，多么喜欢画画，而她这个英雄母亲又是多么不辞劳苦为孩子牺牲这、牺牲那，现在总算是苦尽甘来——自然做报告的是设计师的英雄母亲。

吃完饭大家就各自散了。王琪拉着风荷去喝茶。风荷说：“改天吧，我还要回去陪女儿。”

王琪奇道：“你家不是有保姆吗？让保姆带她去玩好了，你晚上回家不就见到了？”

风荷陪笑：“嘿嘿，这个，老公会不高兴的。”

王琪更加奇怪：“你还怕你老公？男人吃哄，对男人要口是心非，你干什么这么老实啊？”

“程无为一张嘴碎起来那不是一般的碎，很多时候，他唠叨得要发脾气的时候，我多

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也收敛一下，让他一让。”

“走吧走吧，陪我去喝茶，我把俞姐的故事告诉你。”

5. 俞芳的故事

风荷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女人本质上都有八婆的素质，但是她知道，她今天非常的八婆。

此刻她与王琪十分八婆地坐在一家咖啡店里，听着超级八婆王琪讲俞芳的故事。

王琪似笑非笑地问她：“你知道为什么俞姐老是无缘无故请大家吃饭吗？”

这不符合上海人的处事原则，尤其是上海女人。上海人向来看重“拎得清”，轻易不占人家便宜，也不会随便乱充大头去请客。大多数的时候，如果没有特殊的目的，比如生意，比如求人办事，都是轮流做东或者“敲瓦片”。

风荷摇头。她也一直心中狐疑，以为太太团规矩是轮流做东，时刻准备着哪天轮到自己掏腰包请大家。

王琪侃侃而谈：“她现在不过是想通了，在千方百计地花老公的钱而已。因为她不花，自会由她老公花在别的女人身上。”

“.....”

“你不知道，她原来是纺织工人。她老公原来是从安徽农村考进上海上大学的，后来留校教书。那个时候学校老师的待遇并不好。不是有句顺口溜叫‘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’吗？加上从农村出来，在上海没什么根基，一没房，二没钱，三没人脉，在上海这种大城市找对象自然困难。纺织厂女工多，学校工会、团委经常跟各工厂搞联谊会舞会，给他们这些单身外地老师搭桥牵线。她和她老公当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结的婚。”

“这个我好像听说挺普遍的，我们学校的老师很多人的老婆是工人。”

王琪接着说：“说起来，两边的差别还是蛮大的。她老公大学毕业，俞芳高中都没上；他老公家里很穷，兄弟姐妹多，负担很重，他们结婚的时候他几乎一分钱的存款都没有，住的是学校宿舍；而俞姐再怎么样也是上海本地人，自己的工资攒了一些，家里也给了些，家具电器还算都买齐了。结婚以后就开始吵，她老公的工资，一部分要接济老家的父母兄弟，俞姐当然不愿意。他们就那么一间20平米的单间鸳鸯房，老家时不时地来人，一来就是一群，男男女女都挤在一起，最后俞姐气得只要他们家一来人就带着孩子回娘家

去住。”

对于这种关系，风荷多多少少理解一些，嘿嘿地笑着说：“那现在他老公发起来，这些陈年旧事大约都要当作俞姐的罪行进行清算了吧？”

“是啊。这风水轮流转，现在学校的待遇慢慢地好起来，工资提高的同时，老师在外面兼职兼课的也很多。她老公先是在外地乡镇企业给人家做技术顾问，一来二去，门路摸熟了之后自己办了个厂，发了。肚子问题解决了之后开始觉得跟老婆没有共同语言了，要离婚。”王琪说，“以前为乡下亲戚争吵的事都给翻出来，说她人品不好，对婆家缺乏起码的尊重，等等。”

“呵呵，多半是外边有人了吧？否则再没共同语言也要凑合着过下去，对婆家不尊重当时怎么不离婚，孩子都这么大了才翻出来。”风荷微微冷笑。

“就是说嘛！没有共同语言，当初干啥去了？难道谁还拿刀逼他结婚不成？当时没有女人抱，只要拉过来是个女人就行。如今阔了，横了，不愁没女人抱了，想起共同语言来了。”王琪一脸的鄙视。

风荷想了想，摇头说：“话虽这么说，但是，如果这种婚姻是个错误，你也得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是？难道一次犯错，非要付出终身的代价？”

王琪切了一声，有点激动地说：“一个女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给了你，你轻飘飘的一句当年是个错误就一笔勾销？俞姐年轻的时候，虽然称不上花容月貌，却也眉清目秀。她说她皮肤本来挺好的，只是有点黑，是生了孩子后月子没坐好，落下了妇科病，又操劳，才弄得满脸黄褐斑。再后来他老公闹离婚，她成天睡不着觉，内分泌更加失调，就越来越严重。现在她在吃六味地黄丸，据她自己说好多了。”

“六味地黄丸治黄褐斑？”

“是啊！据说要不间断地连续吃两年。黄褐斑虽然不会消失，但是会越来越淡。只是胃不好的人不能吃，药性偏凉。”

“那后来到底离婚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俞姐跟他哭，跟他闹，还找了私家侦探跟踪她老公，抓住了他跟那个女人来往的证据。闹到后来他们女儿都烦了，指着她妈妈说：你，能不能长点志气？跟他离婚会死吗？又指着她爸爸说：你，为什么不能像个男人？你要是净身出户我不相信离不成！你们闹什么闹？！”

“结棍（上海话：厉害）！这个女儿将来必定是个人物。”

“呵呵，我也这么说。一句话说得她爸爸摔门而去，说得俞姐爬到顶楼，要往下